

香港·严沁经典名著

# 云外千峰



情小说专集

# 云外千峰

香港·严沁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1992年12月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云 外 千 峰

——严沁经典名著

(香港)严沁 著

\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河北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\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9.5 印张 204 千字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200 册

\*

ISBN 7-5059-1903-2/I·1328 定价:6.30 元

“严沁经典名著”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热诚向广大读者推荐的严沁小说系列。

严沁创作经年，作品逾百，不少作品曾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及广播故事，倾倒过无数读者。

她小说中的感情天地是丰富多姿的，对众生世相，刻画入微，教人颠倒迷醉。

“严沁经典名著”的第一批十五部作品，是她亲自为广大读者推荐的，也是她非常喜欢的。

——出版者

## 云外千峰

---

教室里的日光灯通明，越发映得那一张张年轻却疲乏的脸儿更苍白，一种缺乏阳光，缺少血色的苍白。

这是大学夜间部。

来这儿上学的学生们多半都是白天工作，赚钱来供自己念书的年轻人，其中自然也有些环境不错的。然而经过了一天的工作或玩乐，十点半，要下课的时候，相信大家都累了，甚至包括讲台上的教授狄扬。

拥有教授身份的狄扬无疑是年轻的，他才三十三岁，在美国念完硕士回来，他就从讲师做起，默默的教了几年书，在去年他的第一本著作《社会工作概论》出版后，很顺理成章的他就升任了教授。虽然是私立大学的夜间部，但是教授毕竟是教授，是象征着身份，地位，他内心是十分重视这名衔的。

他不只年轻，而且还有相当吸引人的外表，五呎十吋不算太高，却很配合他那文质彬彬的神情，十分从容的谈吐和一脸孔的清秀。他不是漂亮，是清秀。一眼望去他是个读书人，而

且是镀过金，喝过洋水的读书人，看吧！他和别的教授就是不同，他穿一件套头开胸的长袖T恤，白牛仔褲，手指间夹着半截没吸完的烟，毫不犹豫，潇洒自在的坐在讲台上，和那些古老的、传统的、保守的教授们相差何止千万里？说得更真切些，他其实更像一个活跃在校园绿茵上的大男孩。

可能他知道自己显得太年轻，他戴一副银色细边的眼镜，不但增加了他的沉着与成熟感，也掩盖了他眼中过分锐利的光芒。他并非近视，眼镜对他来说，只是一种装饰品，或者说一件道具。

下课铃声响了，学生们都下意识的移动一下，狄扬的眼光迅速掠过他们，在第四排中间时，他停了一下，只是一秒钟，他又移开了，并且阖上书，说：“今夜到此为止。”

他是个非常知情识趣的人，他知道疲乏了的学生们现在最急切的一件事是回家休息。

第四排中间一个女孩子站起来，就是狄扬刚才视线停留一秒钟的地方。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孩子，特别在那一张在今天绝难找到的古典脸孔，精致的五官巧妙的排在那小而俏的脸上，尤其那弯弯的眼睛，即使在充满倦意时，也带着一丝隐约的笑意。她不高，却很瘦，一条牛仔褲配着一件又宽又大的衬衫，看来飘逸又潇洒。她抱起一叠书本，望一眼狄扬，迅速走出教室。

她是方以静，一个沉默又孤独的女孩子！

她快步走到公共汽车站，她现在是又累又饿，只想回家去吃一碗面，然后倒在床上大睡一觉。下了班就赶来学校，一连上了四节课，连一口水也没喝过，她自己也怀疑是怎么支持住的，意志吗？或许吧！

她几乎是第一个离开教室，所以赶到车站时人并不多，再迟五分钟同学都涌出来时，想上车就难了，挤得和打仗一样。向左边望一望，一辆公共汽车摇摇晃晃的来了，真幸运，居然很空，想来她可以找到个座位吧？

上了车，坐下来，这才长长的透了口气，反正她要一直坐到底站，不如闭起眼睛小睡一刻吧！她必须争取休息的时间，还有大段日子要捱，她才大二，没毕业之前，肯定的她无法改善环境。

改善环境——她忍不住摇头轻叹，其实——她能有今天已经很幸运了，实在不该再怨，再叹的，人不能不知足，不能好高骛远，路总得一步步走出来，是吗？

闭上眼睛也在胡思乱想，她这个人有时候真是在折磨自己，想那么多做什么呢？又不能改变既定的命运，她只要尽了力，努力做好一切就行了。

汽车摇摆得厉害，她睁开眼睛，看见面前站着的人穿着一件白色牛仔褲——好熟悉的白牛仔褲，同学吗？视线往上移，黑白相间的套头开胸T恤——啊！狄扬，狄扬教授！

以静想收回视线已来不及，她遇到狄扬温柔带笑的眸子，非常、非常友善。

“狄——狄教授！”她想站起来。虽然她是女孩子，然而对方是教授，她该表示尊敬的。

“你坐！”狄扬的手轻轻按住她的肩头，不让她站起来。“我很快就下车，我住中山北路！”

“我——不知道你也搭这路公共汽车！”她说。莫名其妙的脸就红了。

“我不常搭，”狄扬微笑。“我有一辆二手货老爷车，今天被

妹妹借去了，只好挤公共汽车！”

以静垂下头，真是别扭，真是浑身不自在，怎么和狄扬同车，又偏偏碰个正着呢？他是教授，他们之间有什么可谈呢？一霎那间，家似乎在天边远。

“你住哪里？”狄扬问。

“士林。”她迅速的看他一眼。

“哦！要坐到底站！”他淡淡的笑着点头。“你这张车票很划得来！”

以静不敢动，也不知道该回答什么，狄扬若一直这么找话说，她该怎么应付呢？老天！

“你叫方以静，是吧？我记得！”他说。

“是！”以静只能点头。

“你每次都喜欢坐同一个位置，在教室座位的第四行中间，”他说：“你喜欢那个位置？”

“不——只是习惯！”她摇头。她每次坐教室第四行中间吗？她也没怎么注意，真的只是习惯，同学们都习惯坐相同的位置，也不只她。

“第四行中间，”狄扬又笑了。今夜他实在笑得太多，和平日在教室中的冷淡不同。“你知道吗？以我的高度，一眼望去就是第四行，你又在中间，所以我记得你！”

“哦——”她听得傻了，是这样的吗？

“不信你下次试试，站在讲台，我只能望到第四行，看前面几行必须低着头，很辛苦！”他说。

“我——不知道！”她很难回答，他说的话净是难于回答，甚至根本无法作答的。

狄扬不在意的耸耸肩——他实在有太多美国式的动作，

他也只不过过去美国两年，被同化得真快。

“啊！我到了，再见！”狄扬转身往后面走。“很高兴与你同车，方以静！”

以静说再见，狄扬已跳下车，消失在黑暗的街道上。

以静朝车窗外望一望，已近圆山，狄扬的家离她住的士林并不远呢！

狄扬在学校是最受同学们欢迎的教授，他年轻，思想又新，作风又开明，再加上吸引人的外型，以静知道，许多女孩子都对他有好感，甚至对他着迷，说什么他有型，有格，有风度，有味道。以静并没有这种心理，主要的是——念书和工作占据了她的所有的时间，而且以她的环境——哪有资格想到爱情的事呢？爱情对她来说，可以算是奢侈品吧！

公共汽车终于停在终站，她随着众人下车，快步往家里赶。十一点多了，士林还是相当热闹，尤其在大马路上，灯光，行人，汽车都多。以静住得不远，走五分钟就到了，那是一幢小楼，是整排相同房子中的一幢，是十多年前建筑的那种国民住宅。

穿过一道楼梯，她走上二楼，那就是她的家，向房东分租出来的一间楼上屋子。

打开门，开了，简陋的屋子就一目了然。一张木床，一张书桌兼饭桌，一个塑胶衣柜，屋角一个茶几上面有电锅。电锅正冒着热气，那是她早晨出门时预先拨好时间煮的，饭上面还有一碟蒸肉饼、一碟蔬菜，那就是她的晚餐兼宵夜了！

她先到浴室洗一个澡，换了睡衣，这才舒舒服服坐在书桌前享受晚餐，虽然属于她的一切并不丰富，然而她努力工作，出汗出力去换回来的，她很满足，她吃得津津有味。

饭后，她把碗筷放在电锅里，洗一把脸，刷一刷牙，再也不敢耽搁的上床，看看小闹钟，已经十二点了！

想着明天六点钟就得起床，她立刻闭上眼睛，她要争取每一分一秒的休息时间，在台北她若不爱惜自己，照顾自己，是没有别人来理会她的，她无亲无故，无依无靠的就像一片浮萍！

浮萍——没有根的浮萍——紧闭的眼中流出一串温热的泪水，没有人天生是浮萍，她也曾有家，也曾有父母，也曾有姐妹，但是——目前这儿只有她一个。

她的家人虽同在这个世界上，但遥远得连音讯都断绝，都渺茫。每当静夜思及，眼泪总是不听指挥，不受控制的往下掉，即使是在梦中——

身心俱疲的她已入梦，腮边的泪水却沾湿了枕头，现实生活压迫得她连流泪都无暇，然而，她亦有梦——这是人类唯一的公平，梦！

\*       \*       \*

狄扬起身迟了，匆匆梳洗走进饭厅，却看见妹妹狄浣正在吃早餐。

“哈罗，兄弟！”狄浣用英语招呼他。

二十四岁的狄浣才从美国回来，一身新鲜热辣的洋味，连说话的语气，动作都学得十足。她是个高大，漂亮，光芒四射的女孩子，五呎六吋，苗条又有帅劲儿，皮肤又白又细致，直头发用橡皮圈松松的束了个马尾。穿一件又宽又垮的大衬衫，一条最流行的阿拉伯式宽裤裆，窄裤脚的裤子，一身的米色，潇洒极了。尤其眉宇间的那抹不驯，眼睛的过分灵活使人一眼望去就是个厉害的角色，至少比哥哥狄扬锋芒更露。

“在台北少说英语，免得遭人白眼！”狄扬坐下来。

“笑话，我说什么有我的自由，中文，英文也不过是种思想交通的工具，何必小气巴巴的斤斤计较？”狄浣扬一扬头，绝对主观的。

“计较的不是我，你收敛点儿，台北不流行妇解，你不要自找麻烦！”狄扬开始吃稀饭。

“狄扬，你的傲气，朝气，冲动都哪里去了？你回来多久？怎么变得藏头缩尾了呢？”狄浣不以为然的怪叫，非常夸张。

“试试用你现在的态度，我担保你撞板！”他看她一眼，冷冷的笑一下。

“笑话，我撞什么板？我学成回国，是怀着满腔热忱为国家服务啊！我做错了什么？”她叫。

“为国家服务哦！狄浣，你学的是什么？太空科学？尖端科学？”狄扬忍不住笑。“国家需要你什么？”

“你看不起我学的传理系？”狄浣胀红了脸，一拍桌子站起来。“你知不知道现在影响力最大的是什么？大众传播，电视，听见没有？电视！”

“听得绝对清楚，”狄扬还是轻描淡写的。“电视是对民间影响最大的传播工具，又怎样呢？能使国家更富强，更繁荣，更安定？电视！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”狄浣睁圆了她灵活又漂亮的眼睛，她是绝对不服输的。“我要把电视节目彻底改变，灌输人们最新的思想，观念，最新的知识，科技，我要铲除古老、陈旧的垃圾，我要令台湾的电视节目焕然一新！”

“很有志向，很有抱负，”狄扬笑。“怎么做？谁让你做？这儿有三家电视台，你只不过其中一间的一个小导播，你能做什

么？”

“我能做什么？”狄浣嚷得惊天动地。“你居然看不起我？以为我不能做到？狄扬，你要认错，你要道歉，你根本看不起女性，你要道歉！”

“是，对不起，狄浣！”他放下筷子。“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不要在嘴巴上哇哇叫，做什么事都该在成功之后才出声，这才是厉害！”

“我对你说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我兄弟！”她说。

“是哥哥，不是兄弟！”他摇摇头。“狄浣，你和没去美国之前几乎完全不同了，真是妇解影响了你？”

“笑话，妇解？”她嗤之以鼻。“你不以为我的见识，经历，学问令我的思想成熟？”

“但愿是！”他摇头。“狄浣，好在你进了电视圈，否则我真怕你受不了现实的打击！”

“现实的打击？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你太主观，太嚣张，谁能容得下你？”他这句话说得颇为真诚。“我知道你是有才华的，但你要明白一点，有才华的人未必一定成功！”

“我不怕打击，不怕失败，我会坚持我的看法，意念，即使失败十次，我还是坚持，总有一次会成功，是不是？”她说得满怀信心。

“你真打算把自己百分之百投入？”他眼光一闪。

“我要往上爬，我要成名，我要成功！”狄浣热切的。

“谁不要往上爬？谁不要成名，成功？”他笑。“只是大家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！”

狄浣歪一歪头，很感兴趣的盯着狄扬。

“你教书，当教授，也在爬？”她问。“即使成功，成名，依然是个教授，依然教书，有什么不同？”

狄扬笑，只是笑，什么也不说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，好像前途已在他安排下，好像世界已在他掌握中。

“为什么不说话？我说得不对？”狄浣沉不住气。

“狄浣，你目前最需要的是冷静，”狄扬一针见血的。“否则你会错过机会！”

“我决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机会，”她的眼睛闪闪发亮，热情而勇敢。“任何一个机会！”

“你使我想到‘不择手段’四个字，”他还是心平气和。“我相信你会成功，但付出的代价一定也大！”

“成功必定有代价，你也不能避免，”狄浣毫不在意。“你知道吗？有人告诉我跳进火坑就会成功，我会毫不犹豫的踏下去，成功，成名，站在高峰之上，是我今生今世唯一的目的！”

狄扬点点头，再点点头。

“好，很好，我们兄妹至少在这方面是绝对相像的，”他向她举一举杯，算是致敬。“祝我们成功！”

“一定！”她也举杯。

然后她拿起皮包，拉一拉她又宽又垮的衬衫。

“我走了，晚上见！”她走出去。“狄扬，迈出大门的第一步，就是我成功的开始！”

她没有听见狄扬怎么说，已迈出大门。

一部二手货的福特“跑天下”停在门外，那是狄扬的车，她却老实不客气的跳上去，昨天借的车匙还在她这儿，不用白不用，在台北也快像美国，没有车就等于没有脚，她得尽快想办法弄一部。

弄一部？她笑起来，怎么弄？她才开始工作，零用钱还是向母亲借的，买车——谈何容易？或者向狄扬贷款吧！看狄扬省吃俭用的样子，总有点积蓄。就这么办，向她那唯一的哥哥贷款！

回到电视台，她立刻投入繁忙的工作。她是有抱负的，在她的节目没有开始制作前，她先研究一下目前的各类型节目，一句话，落伍！真的落伍，无论题材，思想，手法，甚至器材都落伍，和她在美国所见的不可同日而语，甚至比不上她曾经参观过的香港电视台。

她考虑过，器材是她无能为力的，她第一步该做的是题材方面的改进，她要选一些新的，轻快的，明朗的故事，在新的手法和快节奏下表现出来。她希望能在这方面杀出一条血路，那么，以后的路就会好走很多了！

她决定做独立的、短小精悍的喜剧，或者不必表达一个完整的故事，用相同的一组人表现许多绝对不相干的片段趣事，要充满了高度的幽默感，要观众从头到尾的笑三十分钟，而且绝对不可以硬滑稽！

她已经开始工作，剧本由她亲自写，她必须先做出一个典型来，才能让别的编剧帮忙。写剧本难不倒她，她原有很好的中文底子，触觉也敏锐，再加上外国两年的所见所闻，她做得十分顺利。第一个剧本已通过，目前她已经在着手找演员！

演员的确是个头痛的问题，成名的已有他们固定被观众接受的形象，新人又难有好的演技，她该怎么办？枯坐办公室不是办法，她决定找节目部的人商量。

说做就做，她冲劲十足的走进节目部，找着那位专管演员调配的负责人。

“嗨！伙伴，我们谈谈演员吧！”她是一半英语，一半中文的说。

那位负责人翻翻眼睛，谁都叫他一声陈先生，什么伙伴？这算什么称呼？这新来的导播真有点莫名其妙。

“你要谁，我可以替你看看他们有没有撞期，”陈先生说：“当然必须是公司的合约演员！”

“我要谁？我什么人也不认识，要谁？秦汉，秦祥林，可以吗？”狄浣永远夸张，永远大动作。

“我说必须是公司的合约演员！”陈先生皱眉。

“好吧！我不要形象已定的，那已无可塑性，”狄浣拍拍牛仔褲。“最好是有潜力的新人！”

陈先生思索一下。

“训练班刚毕业的有十多个，我给你看看资料，”他拿出一叠纸张。“你看哪些适合你，尽量用，他们是不怕撞期的！”

“好！”狄浣一屁股坐在办公桌上，大模大样的翻起资料来。

她看得相当仔细，这是她的第一炮，决不可以马虎，一叠资料看完了，她歪着头想一想。

“就这么多了？”她问。

“就这么多了！”陈先生皱眉，有点不满，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孩子，全身都有角似的。

“男的——有一两个勉强可以，女的不行。”她瘪瘪嘴。“我没办法用一张整过容，硬绷绷的脸来表达幽默！”

陈先生不响，他只负责调配演员，其他的事不想理，尤其面对这嚣张的女人。

“恕我无能为力，我不能规定女演员不许整容，”他说得相

当不客气。“男演员你要谁？”

“那个张健的脸孔天生的有喜剧感，用他吧！”狄浣倒也爽快得很。“还有一个斯卫，这个名字特别，容易被观众记住，也要他！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陈先生问。

“我回办公室，你叫他们尽快来见我！”狄浣站起来，在陈先生面前转个圈。“女的呢？总不能我的节目是清一色的和尚庙？”

陈先生冷冷的哼一声，揶揄的冷笑。

“我们的女演员多半整过容，你若不能用，不如你自己演吧，我相信你最能达到自己的要求！”

他只是讽刺，嘲弄，决没想到狄浣用力捶一下桌子，眼中射出异彩。

“这是你最聪明的一句话了，伙伴，”她说：“一言惊醒梦中人，我为什么不自己做？是啊！我自己做！”

陈先生惊愕的张大了嘴，这个新来的，留过学，喝过洋水的女导播有点不正常吧？哪有导播粉墨登场的先例？她——

“让斯卫，张健立刻来见我！”不等他说话，她已旋风般的走出去。“尽可能的快！”

她走了，她真——自己做那节目？

回到办公室，狄浣在椅子上，她看来是兴奋的，灵活的眼珠不停的转动着，一个全新的意念在心中澎湃。这个土头土脑的陈先生提醒了她，她为什么不在节目里先捧红自己？红了好办事，她想成功，想成名，想爬得更高，这岂不是最好的机会——至少是踏脚石！她说过，她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，她要不择手段！

她的眼睛更亮了，整个人看起来更是光芒四射，漂亮引人。事实上，她是一块明星的材料，只做导播是太可惜了，走到幕前是绝对正确，她身上确有那种走红的气质，真的，就是走红的气质！

房门响两声，一个男孩推门而入。是个高大，黝黑，十分英俊，也十分年轻的男孩子。

“狄浣导播？”男孩子不能置信的望住她。

“我是！”狄浣扬一扬头。“张健？或是斯卫？”

“斯卫！”男孩子走进来，他起码有六呎一时高，而且腿长，牛仔裤在他身上特别帅。

“坐！”狄浣指一指椅子。“你知道我要你来的目的，我要你和张健做我新节目的固定男主角，有没有意见？”

“没有，当然没有！”在狄浣那过强的气势下，斯卫是有些不安，有些拘谨。“能上节目，是我们的运气！”

“张健呢？他怎么不来？”狄浣皱皱眉。

“他在帮王导播的忙，等一会儿会来。”斯卫老实的说。

“等一会儿？”狄浣很不满意。“我不喜欢没有时间观念、拖拖拉拉的人，迟到十分钟，你去通知他别来了！”

“导播——”斯卫不知所措。这个狄浣看来年轻得很——怎么做事如此心狠手辣？

“你知道我怎么选中你的？”狄浣根本不给他讲话的机会。“你的照片，你外型很好，尤其眼睛，很深沉，而且有点正邪难分！”

“我——近视！”斯卫笨拙的。

“这有关系吗？”她笑。“还有你的下巴，很少东方人像你这么翘，像欧洲人，不过，你似乎没有幽默感！”